陶山文錄

陶山文錄序

言者心之聲也立言之則曰有序有物物有遁蔽心之存不存繫焉心有存不存言之淺深醇駁焉陶山先生以文章名海內數十年自服官以後事功日隆隆起其求民瘼熙庶績區畫經緯早作夜維一心營職業卒卒無須臾閒豈復得如少壯時鍵戶耑著作哉而文章事功乃俱日新而月盛壬午秋晤先生於青門親德輝者兩月肅乎其度盎乎其容對之者傲慢鄙吝之氣不知何以頓消信乎誠能動物也已而出其所存陶山文錄十卷相示煜敬受而卒讀也愾然曰其斯為陶山子

之文乎其斯爲陶山子之心乎陶山子之心無日不在家國天下家國天下芸芸相酬對其憂喜苦樂無一不繫乎陶山子之心而陶山子之心不第有家國天下芸芸相酬對之形狀也不第有芸芸相酬對憂喜苦樂之情況也與之同憂喜共苦樂必爲之祛其憂苦生其喜樂勤勤焉懇懇焉以爲吾所當然竭吾才而猶未已而陶山子之心洋洋乎莫非物理之流動充周矣夫物理之涵於吾心則豈弗以軒豁呈露燦然外著爲貴哉經者天地之心聖人之心陶山子之說經不剿說不立異時或旁見側出而必有協乎天地聖人之心尚論古人

則爲之設身處地準情度勢而有以彰乎其微指陳時務則爲之深思遠慮通德類情而有以當乎其宜昆弟宗親交遊偶爾之投贈尋常之交際莫不有至性至情流露於句裏行間小之一山水之游玩一器物之品題莫不若有寄託者豈故爲是斤斤者自矜異也哉心之中旣皆物理之充周流動有所感而不覺引而伸觸類而長也言者心之聲豈偶然耶陶山集風骨近兩漢神理類八家而要非班馬之文非韓柳歐蘇之文自成其爲陶山子之文也夫天下後世人同此心人心同則物理雖有通蔽而莫不同有此物得理足情至才眞之言

臑之臧之憂喜苦樂不禁歌泣從之矣熤知天下後世讀陶山子之文必有同於熤也則熤所爲讀陶山子之文也愚姪溆江嚴如熤頓首謹識

陶山文錄總目

雜文

少小習舉業四十遍籍始棄而學古文簿領餘閒手

先君子遺編研究撫倣什無一二似　先君子源出

馬班廧仞過峻後稍涉獵韓歐神韻亦隔自審所作

不過散體時文耳江左諸名宿頗加獎進今年七十

矣同人慫恿裒集剞劂亦可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

已文兼詩筆言詩已先刻今只雜筆八卷內經說多

出通籍以前併以就正有道云壬午歲日南至仲晃

自識

陶山文錄卷一

善化　唐仲冕　六枳

頌贊賦

平水土頌

臣聞水蕒而厥土正土演而六府脩舜命禹曰汝平水土禹亦曰荒度土功書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及槀飫說者謂汨作與汨陳異振而興之之謂作九共卽九邱所謂降邱宅土槀飫則芻糧皆備故伏生大傳稱九共之詞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蓋治水主於敷土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王者愼

財祇德之道也河渠書云河衍溢害中國尤甚禹厮二渠引而載之高地入於勃海諸夏艾安河既南徙自明以來挾淮入海所經在洪湖運道之間所治不外以隄束水以水刷沙而通塞屢易

國朝方略炳垂近自乙丑以至辛未歲有壅閼

皇上惓焉東顧爰命柱石耆臣總制江南江西四行省畀以治河重任先是議者以下游未暢欲改歸墟而北之而河乃横肆汎濫於淮海諸州邑下民其咨制臣至立罷改海之議築雲梯關下南北兩隄以迅趨海之塗於是濬塞並舉其年王營減壩堵明年二月李家樓大

工告蕆惟力排羣議上契
宸衷故成功以壹而神也向之淪於波濤者皆涸而復
矣向之轉徙蕩析者皆返而廬矣向之潋漏排沙者且
化塉而腴矣向之議䘏議賑議蠲議減歲靡水衡數百
萬而生計蹙經費絀者今則一雙之田擴爲頃一畝之
收倍以鍾若以償前此之辛苦墊隘而有餘矣於是大
司空疏稱海晏河平度海州安東阜寧淤田無慮數十
萬頃近時民多隱占爭械滋起莫若官爲兆度量地任
力定其壆畔覈其藪歷收其値課以豫都水歲需之用
天子曰俞乎命制臣遣吏治之經年夫竟臣仲晃適以

福寧守引疾僑居方報痊制臣謂臣曾知海州胥知東海地形人民謠俗檄綜其政嘉慶二十一年三月制臣舉其要入告大約蕩歸營不侵其薪葼池歸竈不奪其牢盆澤歸廠不擾其罾罟田歸畦不改其溝畛惟其水降而地升者舊豁者復賦新淤者納價科則昔弓申於今弓者科而不價從民欲也復賦除其重納價取其薄科則率其輕體

皇仁也辨九等棄不毛使同貫利視司空懸算不及什之一二者實覈而寬予也書奏

天子悉允所請臣仲晃以道員被薦留吳待次亦蒙

詔可制臣以爲事經草創功貴善成三州縣虞侯亭戶
之界址士庶里鄰之訟牒土著客戶輸納之期限不可
無人督理而屬臣仲冕終始之期於使民平而無傲臣
因是往來郁洲莞瀆至射湖後洋親詣東霍北灘以東
觀黃河入海情勢海若建瓴河如馳轍曰厤哉
皇上如天之福臣聞今年東河奏言盛漲異常而消退
甚速轍尾閭通利之由臣又聞南河自徐邳以下至河
口沿隄不見河水底深至三五七丈眞水由地中行也
地不愛寶土盡可耕計今所獲穀土僅百四十八萬畝
有奇特少許耳觀射父云天子田九畡以食兆民豈有

曷乎非地平天成曷克致此臣躬覩其盛謹撰平水土頌一篇冀以上塵
睿覽付之史館乃獻頌曰
荷精布兮趨大壑水維緩兮舊防削閒爲河兮廢耕鑿承
帝咨兮參洪流治其委兮塞蟻邱金隄鞏兮柳穀收沮洳涸兮徧洲渚向泥塗兮今禾黍私則竟兮公則溥冬官陳兮
節曰行正經界兮悉吾抵抑豪强兮杜僾僾辨三壤兮上㽘鐠田萬頃兮價累億助水衡兮養力役罄山海兮

杭且梯是莪莪兮太倉稊稊喜水平兮土可犁斥阡陌兮

歲復歲任墾種兮

澤汪濊歸懋勛兮名伯埭

醇茂似西漢在唐非昌黎韓子不能造詣及此秦小峴

青浦縣城隍顯靈伯畫像贊

顯靈伯者明崇禎六年勅封前四川左布政使沈公也公諱恩字仁甫上海人宏治丙辰進士授刑部主事忤劉瑾落職瑾敗復官歷雲南按察使時黔國公張甚公不爲屈按其不法事問遣其奴輩二十餘人尋擢川藩廉知蜀兵苦邊餉前後奏減二百餘萬石時楊廷和柄國者頭請託之書公悉焚之其子慎廷對第一爭致重幣以賀公不禮焉免官家居謝絶竿牘嘗徒步送其師之喪數十里其歿也貧無以斂卒祀鄉賢勅命有云生爲直臣歿爲明神顯靈所由封

也廟建縣城並祀黃渡遺像在焉余以疏濬吳淞之
役寓祠下瞻禮儀容敬獻讚曰
惟大君子正氣篤生嵩降申甫斗垂廉貞鍾材海嶠毓
德瀛堧性涵純直學守忠誠懷方嶽嶽樹品皝皝是有
精爽至於神明當其登第試政司刑輒忤逆奄無媿廷
爭起官陳臬執法罔傾豪奴必按勳爵皆驚分藩井絡
勤恤蜀兵奏減糧餉布澤緬甸朝有柄相禮幣從輕因
之退位幽居寡營壟塵却步葬師徒行持身節儉振俗
奇英龍見蠖屈淵默雷聲存爲方伯歿比刘星嚮宗旣
秩侯祉斯靈枌榆相近俎豆惟馨下走于役托芘祠庭

載瞻廟貌敬仰儀型丰稜自峻器宇彌清目光電炯眉
采山横日角高廣霜髯拂紫氣兼温肅胃有准衡化參
位育功奏奠平爰擄讚頌用叶鏞笙
肅括晶瑩筆力峻絶可與酬酢可與佑神
車持謙記

東海東磊贊并序

東海雲臺山古郁州山也一曰鬱洲山山海經注山自江南移來上有南方草木舊在海中與朐山隔海瀰爲黑風波靳文襄治河方略云海日東徙他日必有策馬而上雲臺者今果然矣山勢蟠鬱景物絕佳東崖尤奇峭爲錦屏巖言石壁若屏數百丈雜樹竦綴望之若錦也人呼東磊余刺州時登詠者數矣今偕師禹門太守履勘桑田流連榛嶂太守屬紀其勝因爲之贊云

黔嬴胚僬忽鑿爪盤陁蹠磊落重黎寘靈焉託嶁屏窟

胠櫜箭暘晉嵎吳朝壑夔虛遂馮蟜躍圭郁東聖産博

勒棲蘼粲懿鑠

赤文綠字金薤琳瑯　孫淵如

秋水賦以秋水時至百川灌河爲韻

余年十三應童子試作杭盧東里先生文弨爲學使者頗嘉奬久佚其稿今記憶而錄之補其遺忘易其疎陋以存敝帚之故物云

橥戸横漢流火迎秋金行液液兌澤滺滺春膏旣沃夏澍如油介我稷黍樹乃條蘇刈稻方了擧菓齊收蕩爲溪壑滙爲畎溝細澮分注巨浸遠浮渚迷牛馬浪浴鳧鷗山下出泉天一生水混混其源滔滔其委蓄以陂唐聚以洲沚導以北條引以南紀大者淮湖小者氾漏者波濤漾者涯涘或瀦爲池或隄爲砥谷廓有容潭深

無底行潦正增廣渠彌駛盈謙配地消長因時鍾鑄無射鼓擊馮夷亦既秏之必復滋之將欲歛之必先施之滋則從濕施則就卑自有總脈以會旁支如峰宗岱如徑達遠荷精分布葱嶺垂斯瀐汋潛行漣淪方至圖象含苞榮光表瑞龍門豁開壺口通利或播爲九或釃爲二險分於三瀆雄於四故道屢遷經流不匱若舞魚龍若馳車騎眞有神奇不可思議星三萬餘渠千七百廣雖可杭大由不擇汾潞晉疏濟汶齊闢衡漳北迎伊洛南逆瓠子茨防芋魁鴻隙振盪砰訇掀走砂石勢盡吐吞氣涵旁魄美哉禹功赫矣河伯曰居兩戒獨領九川

水維行地星宿逼天近從�磔遠自居延湯湯淼淼浩浩淵淵蒸則興雨溉則成田守則作塹運則方船覗彼淪濮等於泂漩淸秋盛漲孰能埒焉乃有歸墟無餈浸灌三山縹緲九垓汗漫大瀛環之茫無崖畔尾閭洩之不減澔瀚沐浴日月朝宗江漢潮往汐來同條共貫夏蟲語冰井鼃登岸拘墟自喜望洋而歎於是海若誕告於河以我覗汝蹄涔幾何汝惟自滿泛濫實多汝惟好直湍悍相磨我則不然善下爲涡汝胡不學進在盈科秋月如鏡秋雲似羅長天一色萬頃無波

文人自具夙慧髫齡試草如此淵懿宜其見賞宗工

終成耆宿　孫淵如

箴詐賦

伊吾生之顓頊兮耒以筆而畊以舌月計紙田之穮蔉兮歲賴墨稼之無缺千釜鍾以奉甘脆兮違色笑而忝訣歎家累之軟弱兮曾何濟夫覊絏同此賣文爲活兮獨人巧而我拙奔走於燕齊吳越兮如負販之折閱歸而與比里閈兮苦腕斷而脣裂析金錯之豪釐兮無升斗以潤涸轍將遊大人以成名兮檢刺字而漫滅已而思掌書記兮習觚牘之訣設手與口其不類兮强比門下之魚客遂主人之器所長兮還本業而理舊自溫經於三餘兮正童子之句讀丕乃大言爲師席兮幾忽忘

其孤陋時高談以屈座人兮誠三家村之學究忽衧離
席而長揖兮嘻嘻其詑予曰計工而受直兮類轉移之
傭奴特講授而獲財賄兮等賺金於當壚聞之艴然而
壯頰兮將投袂而命輿僕夫進而前請兮欲夕馮其焉
如賈欲贏而惡嚚兮何不愼夫厥初夜掩衾而自省兮
信斯言之非妄爲其實而辭其賓兮知不可乎拗强辯
予之之零陵兮柳州以傭爲狀自傅之淪落兮聽四絃
而悽愴問監市之履豨兮知每下而愈況彼炊爨之蓬
戶兮詎不負乎時望覽德輝於千仞兮不以稻粱而矢
吭嚽菽可以承歡兮矧巳抱終天而營葬旣不克安黌

而樂道兮敢與渫而驕亢將行則違颺兮毋去此而適彼念解嘲而釋謗兮棄榮利如脫屣昔魯齋訓士以治生兮雖農商其兼理若藉謀道以謀食兮是以詩書爲市也巳廿年嘗此滋味兮蹇吾慕乎前軌望岪曲而賦小山兮甘捉襟而決履撫遺編而追往兮率先徽而誤子斯孟晉以邁羣兮抑且度越乎金紫諱以虐爲善兮揭名箴於誡訾

士窮乃見節義陶山蚤年識力如此　周希甫

肺病賦

原夫肺之爲藏也起於三焦通乎六合華蓋上張絳宮下闔調精華而滋濡含元氣而吐納於五位爲金行聲音之所發生於四序爲秋令沆瀣之所涵泳順其行得其令則舒以和逆其行失其令則促而病和則爲紓息爲喝音爲睟容病則爲匈滿爲鬲塞爲喉哽蓋百脉之朝宗而九竅之胎孕昔余以佔畢耗其氣以鉤索損其神多食甘而結滯偶遇冷而嚬呻髮方燥而已遘石屢投而猶哼於是乎屏枕葄之舊業契嘘噏之妙文參金瑫之秘訣侶碧洞之高眞靈府靖而所患若失性源濬

而所養漸醇其相忘於無事者幾三十年已乃釋褐膺圭組理簿書較筐筥睎牒檄呼箠楚白望牽絲赤緊聽鼓撫小民如驕兒奉上官如嚴父心怫鬱而火鑠金肝主長而木剋土土不能毓金則穀鮮皆滓脾反爲肺所阻金不能敵火則精液皆銷腎亦因肺而苦風與火爲鹿穀之飛是蠱調攝於飲食起居節宣於晦明風雨滅朝饔而廢夕飧有假寐而無寢處藥以溫而脣吻灼燋劑以涼而毛髮颯豎其證視少時而加劇其治延老醫師而莫瘉迫乎循資授遷秩之目陳情上引退之書一日之負擔既弛百年之美疢旋除喘息皆定戰勝不

癰雖鑿坏以何迫豈短垣而自踰奈何忘膏肓之重憂
藉齒牙之餘論脫屩棄地胏之遊乘傳效胏石之訊歎
疲民其奚裨徒孱軀而自困是何異乎因瘕嗜茶更有
甚於別腸貪醞聲五降而猶彈泉中竭而莫潤於時海
濱憑眺河上逍遙萬頃排葦三間結茅橫洲露白拔岸
風高薄寒初中積瘵難調枕函欹背被池覆腰嚨閒作
水雞聲床下聞野牛鬥有神焉銀軿紺纖雪裳霞袖立
於黃庭若飄若詬曰我託子以爲廬兮子以我爲橐籥
日壅閼而湫底兮宇將朽而顏落子置我以爲爐兮我
於子爲鼓鞴頻掣曳而煽揚兮燄將騰而滅燧我既壞

而不能爐兮將無怨乎去此廬會諸神而還大家兮庭前

經觀我諸神辟除耶 其成還歸與大家

遲子於清虛之玉都余於是憬然寤罕然望皋禽長唳皓魄如霜撫清商流徵之操歌白駒黃鳥之章恍聞至人之謦欬聊任運以相羊

陶山先生嘗集古語為楹帖屬余書之曰量腹節所受緣督以為經可見其治已學道之篤矣讀此賦益信

姚姬傳先生

懲倖賦

余幼服先人之彝訓兮辨義利而守正恥鋤金之難遽舍兮慕酌泉之淡定富執鞭而不可求兮貧糝藜而非病何老將知而耄及兮倖心忘乎安命自初生而遭磨蝎兮乘金行而無木孤火難制羣金兮木生之而遇可淑迺端蒙與商橫兮合而斂夫蕉鹿恩與仇之附離兮禍與福爲倚伏蹇吾冠而旅食兮嘗菽水以長年及屢躓於公車兮畫風樹於終天雖侘傺而無施嬧兮誦伐檀之三篇佩儒素而慓官箴兮歷二十載如一日懼阽隕於末路兮立崖岸以自律被甘言之從臾兮謂仲叔

之交瘉未嘗牧而牂生於輿兮心猶豫而弗决亦曾任
緩急而拮舟国兮究無解乎口實夫何世途之險巇兮
一轉睫而反脣駴追逋之下符兮奔乞假之無門事雖
巳而有餘媿兮較得失其焉論授之斧而自伐兮復何
咎乎五行家言感造物之玉汝兮苟膚志而愴神儻微
倖而愉快兮幾何不爲行險之小人余旣惕此懲創兮
敦晚行而勿怠宗董子之正誼兮雖若季次其奚悔善
爲穀而德爲祿兮庶心安而不爲物誘揚清芬於奕禩
兮曾何羨乎籝金之危殆重曰徑術雖捷遠康莊兮涿
泗雖善墮呂梁兮蜀粟噴餌尉羅張兮假首帖耳攫網

藏兮譬彼坑谷人咸越兮繄我從之獨顚蹶兮惟玉理
無璺何憂闕兮唯泉流自中長無竭兮
坑谷咸越繄我獨蹶人能解此自可特立獨行持謙
記

蠅賦

柔兆之歲兮六月徂暑被符行事兮不敢安處渡江涉淮兮至於河浦海于有徹兮渠彌有陼自夏歷秋兮舟輿逆旅蚤患塵壤兮蝨患陂芻其患易除兮撲捉薰蒸夏蟲羣飛兮擾莫如蠅腹藏蛆蟻兮足若絃纏雖無齧噬兮實應且憎異蠓昏戰兮旦晝翾翾殊蝨處褌兮面目侵陵眠不得寐兮食不得潔黑者使白兮白者使涅遽集兮何來爲癡兮實黠怒門者兮杖可施恨筆端兮劍可掣念此能蟲亦微有知麾之不去呼而告之謂汝青童兮能報秦赦代公及第兮折躬拜賀胡爲攪我兮

不離座臥余髮種種兮泥丸齊下鼻端頻繞兮迎目直射溺則蠕動兮癢不可耐急欲揮斥兮兩手不暇礱墨欲書兮舐啖狠藉颺止纖縞兮點點著涴既嘗吾鼎兮亦嗜吾炙潛匿蚊幬兮又卜其夜與汝何仇兮使我煩寃爾其舍我兮引類遠翻否則顛頓兮置之冰盤效記室兮蒐獵取顛當兮守門虎騰豹攫兮汝復何言蠅乃欺息長鳴振翼衆口一辭輸其膈臆謂得時則驕兮愼毋輕視騏驥傅尾兮一日千里公奚敢名兮如風過耳余則乘氣兮凍藏熱起賈而求贏兮焉能惡蠶儲以受直兮豈得辭勞欲余不擲兮凌室雪坳欲余不噍兮飲

水無醪欲余不咀兮藜藿荇芼粱肉是饜兮分其脂膏
何嘗貪饕兮公愛吮豪睃睃易汚兮公愛霜綃公爲蜩
蟬兮余匪蟦螬公如熱中兮何物非毒與有蝍且兮墻
有蝎蠋槪付騷除兮徒傷局促扶輿旁薄兮萬物並育
聆音會意澄懷淸尚自修兮息議無辨兮止謗落落兮
揮麈之譚營營兮止棘之狀聞如弗聞兮聞可得師見
如弗見兮見亦釋疑炎轉爲涼兮操不可移火雲收繖
兮金風入帷豣寒而僵兮尚當憐之

讀病肺賦可以養生讀箴譴懲倖賦可以守身蠅賦末
云豣寒而僵兮尚當憐之尤可見大人長者存心之

厚　法時帆

陶山文錄卷二

善化　唐仲冕　六枳

經說

易畫卦說

畫卦先畫乾坤畫三而爲天兩其三而爲地以天視地則爻象策數無非兩也以地視天則爻象策數無非三也一能生物而不能成象故一爲太極而不用且一畫中卽兼三兩所謂始中終左右是也三畫卽具天地人所謂上中下是也然其畫也必先上次下次中何也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叙也乾如是坤亦如是也

所謂天地定位也于是以乾之上畫易坤之上畫而爲艮以坤之上畫易乾之上畫而爲兌所謂山澤通氣也以乾之下畫易坤之下畫而爲震以坤之下畫易乾之下畫而爲巽所謂雷風相薄也以乾之中畫易坤之中畫而爲坎以坤之中畫易乾之中畫而爲離所謂水火不相射也山與澤皆得天之氣者也雷與風皆受地之力者也水與火皆備人之用者也此上中下之分也其曰定位通氣相薄不相射者何也傳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又曰乾坤其易之門耶易之緼耶又曰乾剛坤柔定位者不易之義也艮兌震巽有交易之義焉通氣以

上爻言相薄以下爻言也坎離亦如乾坤不可倒易以變易而兼不易之義故曰不相射此八卦相錯之道也畫卦自上而下而中序卦則自下而漸上皇古之時輕清上浮重濁下凝而後人物蕃殖畫卦之準也中天而後天氣動于下人事應于中地氣交于上養而教教而和取財于地立法于人歸功于天序卦之準也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作易者其於中古乎是故易逆數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悅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自下而上逆數也然則序卦遂不用畫卦乎曰不然上經首乾坤天地定位也下經首

咸恒山澤通氣雷風相薄也上經終坎離下經終旣濟未濟水火不相射也非特周易然也夏之連山首艮以天地定位之後先以乾交坤而爲山且協止水之義故以艮爲首而夏尚忠卽始于此殷之歸藏首坤以天德不可爲首而陰爲陽根且協代有終之義故以坤爲首而商尚質尚鬼亦由是也周之尚文也定君臣之分嚴夫婦之防制民寒暑水火之用至詳且備而畫卦幾無未發之蘊矣由序卦而觀畫卦天地定位者也而其用則神妙而不測雷得之而動風得之而撓火乘風而熯澤藉風而悅水以㶕動而潤艮以動極而止故水火居

中不相射而相逮坎離既未濟之所以終也雷風相薄而不相悖山澤之氣益通咸恒損益之所以括下經也然後能變化成萬物皆神之所為而乾坤易知簡能之理恢之彌廣矣序卦自下而上以震巽六子代乾坤故乾坤之後為屯蒙由震而坎而艮三陽用事陽道主進也陰主退由兌而離而巽為革鼎去故取新震乃出而主器矣至于咸恒以四卦對乾坤損益以四卦對否泰頤大過中孚小過仍以四卦交錯而皆終以水火總不外畫卦本意

解天地定位四句不主先天方位識見高出宋儒　錢

易則儀象

易之爲言往來也其道本于儀象蓋天爲状包絡其氣疾轉而地圓凝其中人附地上首戴天足履地西方之足與東方之足其底相對故西方之旦爲東方之暮聖人知之故以反對爲易無時不往無時不來此卦之初卽爲彼卦之上二五三四皆然所謂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也上卦爲數往者順上爲天五爲人四爲地下卦爲知來者逆初爲天二爲人三爲地合之則三四爲地居天人之中二五爲人居天地之中

初上爲天包人地之外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天左旋故易爲逆數然則乾坤坎離及四幹卦獨無往來乎曰此本卦自爲往來也故上下經之卦數適均且天氣健運六爻皆陽往如是來亦如是也地氣中懸六爻皆陰往如是來亦如是也坎離爲南北極樞紐不動故不相射而相逮四幹卦往來如一故以剛柔相易序於二經將終之所君子觀屯蒙咸恒則知繼天立極之始觀山雷澤風風澤雷山四卦亦可知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之象矣雖然天道遠人道邇故聖人繫易專言人事

天南北極不動東西環轉既有南北則各有東西其體圓而方然其所以方者地方之也地爲氣所轉凝中不墜其體方而圓然其所以圓者天圓之也河圖象之外爲四方中爲十包五作易者則焉卦之德方以知蓍之德圓以神非蓍卦何以方非卦蓍何以圓此動靜互根之妙也然地之方之者其氣本圓故七八九六分布四方順而相生實爲陰陽變化所從出天之圓之者其質本方故五十雖爲蓍之大衍而宅圖之中卦有無窮之變而五十之數終古如故也蓋自參兩爲數之所倚而其可推衍者爲五十其於河圖全數既有合而無遺矣

五十又適爲河圖之中以五析之則十其五以十析之則五其十然數不可窮也故虛其一而用四十有九焉五十爲大衍其一則爲太極七八九六四象陰陽人事皆由此興衍有大於此者乎其一又七八九六所從生而不增不減不偏不倚極有大於此者乎或曰五十有五旣虛其五又虛其一何也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參兩者立乎大衍之先數之根也非虛之也其一則已在數之中矣數爲人所用而有不用者存不用者用之源也故五十虛一而後分而爲二有奇偶以象兩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也然則一生二

二生四四生八乎曰此蓍卦之叙非畫卦重卦之叙也彼之所謂一爲太極者乃在參兩之前有數而無象是因太極而有易非易有太極也且又安有數在象先之理乎況宓犧畫卦仰觀俯察近取遠取本天象之垂立人事之則其於鴻荒以上冥寧以外固存而不論也此之所謂一爲太極者參兩之後大衍之中數也卽神也易之所必有也聖人何以不言虛其一以爲太極曰從古聖人不言一獨陰不生獨陽不長大造之成象也有上中下人事之成形也有始中終故畫卦不曰一天兩地而曰參天兩地專言一自老氏荀子始梅賾尚書乃

極言之非聖人意也一不可爲訓也爻何以止於六曰兼三才而兩之故六曰不可三之乎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參其兩而爲六兩其三亦爲六也且反對法儀象故兼三才而兩之所謂易以貢也

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安有數在象先之理此言確不可易仲尼云易有太極不言無極有生於無者老氏之言也象山疑太極圖說非周子之言其義似勝朱子 錢竹汀先生

易則河圖

聖人之則河圖也柰何曰蓍則其數卦則其位參兩倚

數大衍五十則其全數也則其五十之居中也虛其一以爲太極則其一之在北也分爲二以象兩則其二之在南也掛一以象三則其三之在東也揲以四以象四時則其四之在西也北爲空虛不用之方而水主流行故虛一以則之南爲嚮明任事之方而火主分辨故分二以則之東居左故掛于左手而木主發生掛一亦發生之端西居右故揲于右手而金主變化揲四亦變化之端一二三四生數也故以爲營七八九六成數也故以成易東方物所生形質雜出陽內陰外故八爲正陰南方物所養氣象昌茂陰內陽外故七爲正陽西方曰

戾月朏陽極而陰生故九爲極陽北方寒深暖動陰極而陽生故六爲極陰故歸奇于扐不外一二三四變而成卦不外七八九六所以則河圖之數也如此河圖外方內圓水火木金相對而尅賴中央之土以生之聖人知其然也布乾巽艮坤於四隅使順而相生者培木之氣以生火培金之氣以生水水火者陰陽之精日用之要也置坤土於西南以續火金之斷置艮土於東北以隔水木之交火爍金金氣不能容坤以燠之而中宮之用以生而妙水生木水氣日以洩艮以止之而中宮之用以尅而妙藉艮以終始萬物而後帝出乎震歲功成

于十二月而後春以產物為聖斷續之關非惟則圖寔有以發圖之蘊且河圖陽數自左而升陰數自右而降皆逆也序卦之初二三爻則其陽之左升上五四爻則其陰之右降也是故易逆數也

問畫卦則河圖方位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陽數皆天陰數皆地天包其外地凝於中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也坎離之擴南北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是也東西無定所者也水生木而為山故畫山于一三之隅木生火而為雷故畫雷于三二之隅火尅金而為風故畫風于二四之隅金生水而為澤

故畫澤于四一之隅山雷在左則其陽之左旋澤風在右則其陰之右降然則山澤乾坤之交上爻雷風乾坤之交下爻此言山澤下而雷風上何也曰中國居赤道南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北極上南極下也坎離乾坤之交中爻何以不居東西而居南北曰南北極貫天地人之中也故曰極東西無定故虛其位而以山雷澤風實之序卦就人事而言乃有東西有東西而乾坤乃有方位矣天一生水故乾居一之上四之下坤爲中央土在火金之交故居二四之間東西在天雖無定位而木生金殺雷動澤說人事中不易之東

西也故退震于三進兌于四使各得其正位生成之義著矣至無定者莫加風移而置之三與二之間以明長養之用至有定者莫加山一三之間元氣渾淪所以成始而成終故仍畫卦之舊與坎離南北方位爲終古不易者也序卦財成輔相與畫卦相與流通乾鑿度以四正四隅屬之宓犧非無說也

易則洛書

洛書外圓內方圓者象天方者象地然外之圓也相對者皆相生動則相尅與河圖之靜則尅而動則生者相反而義實相成也葢靜尅動生謂天之樞紐屹然而圓

轉自利也靜生動尅謂天之生生不窮而遞有乘除也內之方也五行名如其位與河圖之陰包陽如環無端者不同而義尤相濟蓋陰包陽謂地如匏外爲質而中有眞氣存焉故能凝於大氣之中而不墜也五行各如其位謂地之東西南北雖分而隨人所立皆在其巔也書之數卽圖之數仍以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其謂一坎二坤三震四巽五中六乾七兌八艮九離者後漢書所云太乙下九宮法洛書之變例也易旣則圖卽則書矣雖然則圖畫卦則書演疇亦篤論也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庖犧

有見于天之垂象而作易大禹有見于地之平成而衍疇易有三才之道疇有九州之象聖人師天地其義一也易虛一以爲太極疇建五以爲皇極太極爲陰陽之所由分皇極爲五行之所由叙也

易簡說

乾坤有知能之象乾默運而無遺知孰大焉坤靜鎮而並育能孰大焉然其知也卽以默運其能也卽以靜鎮故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故者以利爲本易則易知也孰簡可以御煩簡則易能也聖人法之心無一息少懈故知不滯於物外物不足以撓之故能濟天下易簡者

動靜之象也河圖之動則相生易知也洛書之靜則相生簡能也非特此也畫卦之神天地而處東西得易知之道焉序卦之分震兌而定乾坤得簡能之道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其乾以易知乎子曰修己以敬曰修己以安人曰修己以安百姓其坤以簡能乎故乾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坤曰君子以厚德載物且首艮者曰連山首坤者曰歸藏首乾者曰易各以首卦之義名之乾以易知之爲變易無疑

易即天行健簡即地勢坤以易注易不假外求洵足發前人所未發即以文義論若作難易之易解云簡

則易從可也易則易知又何待言所謂易簡者動靜之象理解即是神解

圖書論　姚姬傳先生

六經與論託之鄭夾漈其河圖洛書辨主劉牧之說以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居中凡四十五數爲河圖一六共宗二七爲朋三八成友四九同道五十相等凡五十五數爲洛書與舊說異與胡一中引王太古易說同至竟天一地二至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見於繫辭天錫九疇見於洪範無可易也但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方自有水火木金土之分洛書

以五奇數爲正四偶數爲隅初一曰五行則每一數皆有五行之義自非分布河圖五位以五爲用其成數皆於生數加五如一加五爲六之類洛書九位而虛十藏十於對待之中如一與九相應合而爲十之類易則圖也以震兌坎離居四正而以艮巽坤乾居四隅艮爲十二支之丑寅巽爲辰巳坤爲未申乾爲戌亥皆有土土五數也範則書也以五福爲五行之應稽疑爲八政之應三德爲五紀之應皇極居中無對而虛十與太極用四十有九而虛一同一義也太皡以木德王木居東方故曰帝出乎震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四時之序故巽離

以下以次順布夏后以水德王水平而五行皆得所故一爲五行而修身立政授時以建極各以類應要之洛書之五行卽河圖之五行圖分而書合圖體而書用圖幽贊而書相協也易曰雷以動之範曰敬用五事斯則聖人則之之心法也夫

易簡之理得圖書之義通自能觸處洞然惟變所適若枝枝節節而求之雖日吞一爻無當也 孫淵如

尚書說

六經聖人手訂以詔方來書爲體道出治經權常變之軌則尤兢兢焉事涉奇誕語近幽渺奸雄之所藉口庸儒因而誤國雖在墳典亦必删除所以樹平成之準嚴傳託之防盡變通之神恢參贊之量而適協乎大中至正之理所謂信而好古者信其無偏無陂好其可大可久也後儒信道不篤而惟古是好雖聖人所删亦欲存之以務淹博不已傎乎伏生所傳最錯尚書廿八篇蓋聖人所删存聖門所傳習者秪此數也書正義引別錄云漢武末又得泰誓一篇爲廿九篇馬鄭注之漢書藝

文志所云廿九篇則又以書百篇序足之余謂廿八篇同於列宿治道備矣漢時所稱復出十六篇增益廿四篇無論眞贋皆聖人所删者也若馬鄭所注泰誓即非張霸僞書而白魚入舟火流爲鵰以穀倶來聖人將存之爲符命之倡乎論衡又謂宣帝時河内女子發老屋得之蓋武宣之世神雀五鳳之瑞與故博士僞撰以爲訣而不知新莽簒漢之釁實兆於此詩必有序後明書本文已具安用序爲且其篇名亦多乖離不經何得上誣聖人漢世去聖未遠尚知堅守廿八篇泰誓晩出馬季長能辯駁之魏晉而後君臣以詐力相陵士大夫以

虛無相倚老莊方滋釋氏又熾與廿八篇相違戾於是晉宋以下牽綴羣書傅會古文以陰助其瀾而起其燄而生民之慨烈矣且夫堯以覲型底績禪舜而曰元德升聞是天位可闇干也君曰典臣曰謨禹謨載受命巳失名分且征苗逆命顯爲篡位用兵不服者分謗湯放桀存湯誓武王伐紂存牧誓足矣仲虺之誥乃曰懼于非辜德足聽聞是湯伐夏以自全武王曰時哉不可失是圖度天命皆非伐暴救民之心太甲之文大學引之而伊尹放太甲之事不著書亦不存以杜臣子廢立之漸高宗不言論語述之而傅說舉於版築未必卽在是

時況乎夢賚象求雖見國語豈可爲訓凡梅賾所上古文皆當時君臣士大夫所樂聞也幸而朱子疑其淺諸儒闢其謬至梅氏考異閻氏疏證惠氏宋氏相繼排摘無遺而紀相國昀校上四庫書奏蒙純廟聖鑒昭示學者而聖人垂世立教之苦心炳如日星矣

陶山尊甫　石嶺先生著偽書辨僞余爲之序其書因梅閻諸家考證已詳特指其害義傷道者辨之陶山仰承庭誥立論精當洵爲伏經功臣　姚姬傳先生

堯德說

五常之德具於性堯性之也欽者智之神明者禮之察文者仁之顯思者義之藏安安者信之渾而該也與洪範五事相表裏欽爲智爲水肅也明爲禮爲火乂也文爲仁爲木哲也思爲義爲金謀也安安爲信爲土聖也馬氏云威儀表備謂之欽自主貌而言若明則出言有章照臨四方文則高瞻遠矚經緯天地思則慮深通敏同於耳順其義亦與言視聽相通惟安安以爲安天下之當安者自當從集傳解生知安行非睿作聖而何堯典帝德洪範王道也鄭氏云不懈於位曰恭推賢尚善曰讓允克則三達德之勇九經所謂修身也恭讓即以

天下禪舜之本克明俊德爲天下得人尊賢也九族既睦親親也平章百姓敬大臣體羣臣也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則子來柔懷皆是也千古內聖外王之道備於此矣而必先之以欽此與舜之恭已禹之祗台即大學中庸誠意愼獨之旨亦即所謂允執其中也然堯禪舜但曰詢事考言而不載此語者謂實見諸行事非託空言聖人作而萬物覩天下咸服也論語第二十所載大率其徧爲聖人所未錄而其章句之精者記之以明帝王遞嬗異跡同揆僞古文乃因允執其中而剿襲荀子所引道經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及精於一之語以爲

道妙則前人辨之已詳曾何足窺欽明幾康之聖也哉

納于大麓說

納于大麓王肅訓麓爲錄大錄萬幾之政如漢之錄尚書事而以烈風雷雨弗迷爲風雨節陰陽和上協於天蓋因百揆爲入掌機衡四門爲出總方岳至此當爲受禪之漸納于大麓猶納于百揆也然麓訓錄無所本錄尚書事燕然銘所謂納于大麓惟清緝熙堯舜時安得有此且風雷弗迷亦非無疾風暴雨之義馬鄭皆曰麓山足也本之史記本紀索隱引穀梁傳林屬於山曰麓是也按堯本紀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

弗迷堯以爲聖舜本紀亦云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堯乃知舜之足授天下頗似堯試舜而舜得天眷仍未免讖緯家言蒙以爲堯使舜入山林川澤非試之也當時生民之大患在洪水堯獨憂之咨求登庸巽位以救此患放齊不達稱朱啓明堯知朱之不任一時無可登庸故咨若采但求能幹事者事莫大於治水故驩兜稱共工爲水官方聚集夫役僝然見有功效而堯斥其言與行乖徒有其狀雖所在之方鳩工爲防而水猶然滔天也然滔天之禍不以無人而不乂於是勉循四岳之舉而用鯀國語云共工氏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

下崇伯鯀稱遂共工之過堯益以不得人爲憂於是舉舜而敷治焉其時共工未流伯鯀未殛水之滔天未艾也舜既宅百揆賓四門安能晏然於朝堂而不親履乎納于大麓所以相視奠山行水之道洪荒之世疾風迅雷甚雨蓋常有之舜遭此變而無所迷惑則他日瀹沈澮菑行所無事固已有成算於胸中矣故堯以爲聖謂其能辦此大事而天下可平也曰詢事考言則與靜言庸違者異矣曰乃言厎可績則與績用弗成者異矣而洪水之憂斷可釋矣由恭讓而致光格正謂此耳竹書紀年云洪水既平歸功於舜以天下禪之其後禹平水

土實秉舜命以成功要自納麓弗迷豫定之此封山濬川所由著於虞書也

本論語堯之爲君孟子堯獨憂之諸章勘出納麓爲受禪張本禹貢一篇皆從此出極正大極精確不刊之論　姚姬傳先生

禋于六宗說

伏生馬融以天地四時爲六宗歐陽和伯夏侯建說六宗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時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故郊祭之李郃劉郃孟康揚雄謂六合六氣遊神皆本其說古尙書賈逵說天宗三日月北辰

地宗三代山河海春秋說魯郊祀三望魯下天子不祭日
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及名山川六宗秖祀其三劉歆孔
光王肅以爲易震巽等六子之卦祭日月雷公風伯山
澤漢安帝從李郃議祀於雒陽西北戌亥之地禮比大
社晉司馬彪表駁諸說以爲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
地宗社稷五祀之屬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幽州秀
才張髦疏稱六宗卽三昭三穆太學博士吳商謂升煙
報陽非祭宗廟之名張迪以爲六代帝王則不知何帝
何王虞喜別論地有五色太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
當爲祭地劉昭直以煙從土爲埋祭明陶安謂六者地

之中數亦以爲祭地至羅泌以爲天宗地宗岱宗河宗
幽宗雩宗方以智以爲重黎該脩熙勾龍惠士奇以爲
方明杭世駿謂天地四嶽之神沈彤以爲六府五禮通
考以爲歲時日月星辰六物言人人殊要之禋祀爲天
神非地示人鬼必矣盧植以爲月令祈年之天宗孔安
國及王肅取戴記及家語所載祭埒祭寒暑祭日祭月
祭星祭水旱爲六宗司馬彪云六宗所禋卽祭法之所
及周禮之所祀卽虞書之所宗之數說者最爲得之惟
周禮大宗伯不言六宗而於禋祀昊天上帝之下云以
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後鄭

以星辰以下六者爲書之六宗而不及日月賈疏云祭天主日配以月日月尊不及宗夫宗之言尊也星辰尙有專祀日月反以無專祀爲尊之耶蒙按辰爲十二次即戴記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司中北斗在北司寒司命南斗在南司暑即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日月星則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也星謂金木水火土五星飆恒則旱雨恒則水飆師箕雨師畢即雩宗祭水旱也蓋自圜丘以下天之貴神無如六宗方澤而下地之大祇無如四望六宗之祀日月星辰與四方經星猶四望之祭五嶽四瀆也以是考之周禮祭法與虞書同條

共貫矣

洪範九疇說

九疇即九邱邱猶八卦即八索也漢孔氏謂九州之志謂之九邱疇亦邱也洪範九疇則平治九州之大法也上古有大功烈於天下必受天命為天子當堯之時求治水者登庸巽位而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非特逆水土二行之理國語謂鯀播其淫心離騷謂鯀婞直以亡身所謂汨也五行之汨由於五事之不能敬用故帝怒而不畀禹興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故天錫洛書禹法而陳之為當受命也洪範以五行為體五事以下皆用當

以五事配五行而鄭氏注引五行傳謂貌木言金視火聽水思土不循水火木金之次康𢇁亦云雨木氣春始施生晹金氣秋物成而堅燠火氣寒水氣風土氣凡氣非風不行木金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其言雨木晹金未免費解不如仍依五行先後蓋五事以人生先見者爲序狀貌先具貌有動用屬水其次有聲爲言言主宣揚屬火其次開目爲視視主條達屬木聽次於視聽主收納屬金四者皆出於思思主中央屬土醫家亦以貌悴由腎虧貌屬腎水舌乃心苗言心之聲屬心火視以目目屬肝木聽以耳耳屬肺金思多則傷脾思屬

脾土非强合也貌恭如水之澄爲肅言順如火之文爲乂視明如木之暢爲哲聽聰如金之斷爲謀思睿如土之博厚爲聖反是爲狂僭豫急蒙庶徵雨水暘火燠木寒金風土人所易知即五紀亦然歲如水之流行不息月受火爲光日生於東得木之生星辰皆金行所凝厤數則土可推步也若稽疑之五卜又不待辨而明惟五福六極似稍迂遠然亦可循次推衍鄭注乃云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凶短折思不睿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皇不極

之罰非惟不依五行之序亦且自亂其例吾謂貌肅爲智如水之明靜故壽言乂爲禮如火之大有故富視哲爲仁如木之暢茂故康寧聽謀爲義如金之精良故攸好德思聖爲信如土之純固故考終命反是狂易者凶短折僭差者多疾豫怠者有憂急躁者必貧蒙昧者爲惡其究皆歸於弱惟皇建極身其康彊故能斂敷錫保要在敬用五事君子莊敬日強此堯舜禹湯建極之本也

余嘗輯魏晉以前尚書說注尚書廿九篇因泰誓一篇有馬鄭注故並錄之陶山本其家學力辨此篇之

不可存白是正論　孫淵如

編詩說

詩太史采之聖人刪而授之子夏子夏序之其篇章次第聖人本舊史而手訂之詩所以著王者之迹也其爲教自閨門鄉國達於朝廷郊廟故先風次雅次頌王者之風繫之周南諸侯之風繫之召南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也詩爲樂心樂莫先於房中故以關雎爲首關雎后妃之德葛覃其本卷耳其志樛木之逮下螽斯之多男以致桃夭兔罝芣苢皆后妃之所致要爲文王刑于之化故化行南國爲漢廣汝墳而應之以麟趾鵲巢諸侯夫人之德采蘩不失職草蟲采蘋大夫妻能

循禮法亦由召公能行文王之化以導之故明教則有甘棠聽訟則有行露節儉正直則有羔羊勸以義則有殷其靁然後男女及時爲摽有梅惠及下爲小星美媵爲江有汜下則野有死麕以惡無禮上則何彼穠矣以美王姬而應之以騶虞騶虞者樂官備也此文武周召君臣風教之醇美其後邶不尊賢而風變矣邶鄘衛故殷墟周受殷故次二南邶之柏舟仁人不遇而夫人失位爲綠衣與燕燕日月終風皆爲莊姜傷已遭州吁之暴故有擊鼓之怨雖有凱風之孝子無補於宣公之淫風而雄雉匏有苦葉谷風作焉衛之不能伯甚矣黎侯

失國而託於衛宣其有式微旄丘之篇其時簡兮之賢者不用泉水之思歸不行北門之忠臣不得志至於北風之虐靜女之無道新臺二子乘舟之淫亂而毗烈矣鄘之柏舟共姜自誓貞白可風迺有墻有茨君子偕老桑中鶉之奔奔會鳥獸之不若宜其爲狄所滅不有文公衛安得存故定之方中美其復國蝃蝀止奔相鼠刺無禮干旄美好善而許穆夫人賦載馳猶有共姜之風焉衛康叔尚矣武公有文章又聽規諫以禮自防入相于周故美之以淇澳惜乎後嗣不克繼其業考槃刺莊公碩人閔莊姜氓刺宣公而有竹竿之女思而守禮芄

蘭刺惠公而有河廣之歸思是康叔武公之遺尚有存焉然伯兮刺行役之不反有狐刺男女之無夫家國幾亡矣賴齊桓封之故以木瓜之詩終焉夫政由五伯不恤宗周之隕王風所由作也黍離閔宗周君子于役刺平王之危難君子陽陽閔周之士大夫皆全身遠害而揚之水追刺平王遣戍母家中谷有蓷閔饑饉而室家相棄兔爰哀桓王之構怨喪師葛藟則王族之棄采葛則讒言之興大車則稱古大夫丘中有麻則思賢人以救時患蓋莊王時也周之東遷鄭武公有功受封故次鄭於王而首緇衣以美武公以明有國善善之功求幾

而莊公縱其弟以絶其毋故有將仲子叔于田太叔于田三篇厥後淸人刺文公之惡高克羔裘陳古君子以風其朝遵大路思君子女曰雞鳴刺不說德而好色至太子忽不昏于齊無援而見逐致有禍亂則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刺焉褰裳因狂童恣行而思見正于大國丰東門之墠皆刺男女之無禮繼之以風雨之思子衿之刺夫忽無忠臣揚之水閔之公子互爭出其東門閔之迄乎野有蔓草之思遇時溱洧之刺亂皆兵革不息男女失時民弗堪矣東遷以後鄭最親而齊最强故以齊次鄭齊之變風始于哀公故雞鳴思賢妃還

刺田荒著刺不親迎東方之日刺淫奔東方未明刺無節而太公之政荒矣至於襄公鳥獸之行則有南山無禮義而求大功則有甫田田獵畢弋則有盧令而敝笱載驅猗嗟由文姜而諷刺尚可讀乎春秋時齊晉秦迭興晉滅魏故先魏風魏始以儉嗇而日侵削故有葛屨刺褊汾沮洳刺儉園有桃刺迫小陟岵之孝子十畝之閒之桑者皆有離散之憂其後伐檀刺貪碩鼠刺重斂而魏且爲晉矣晉之始封爲唐燮父改爲晉而其風則唐也唐風憂深用儉而僖公儉不中禮故有蟋蟀之刺昭公政荒民散分國封沃支大于身故刺之以山有樞

揚之水椒聊於是綢繆刺昏姻不得時杕杜刺骨肉離
散羔裘刺在位不恤民是以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從征
者不得養其父母而有鴇羽之傷武公并晉請命於周
故賦無衣而有杕之杜即刺其寡特無賢輔矣獻公好
戰而葛生作聽讒而采苓作唐堯遺風尠有存者秦仲
始大車鄰美之襄公始命有田狩備兵甲以討西戎駟
鐵小戎美之然兼葭刺其不用周禮終南戒其初受顯
服追穆公賢而三良殉黃鳥哀之康公棄其賢臣晨風
刺之好攻戰不與民同欲無衣譏之然而渭陽有念母
之懷權輿無故舊之篤何哉秦爲伯翳之後而陳爲虞

舜之胄檜爲祝融之裔故次陳次檜陳之宛丘東門之枌皆刺幽公淫荒僖公愿而無立志衡門以誘掖之東門之池思賢女配君子東門之楊刺親迎而女不至墓門刺陳佗之不義防有鵲巢憂宣公之信讒月出株林澤陂皆爲靈公淫夏姬殺洩冶致徵舒之禍而爲楚所縣也檜之羔裘則大夫以道去其君素冠刺不能三年隰有萇楚則疾其君之淫恣至是不能無匪風周道之思矣曹文之昭也而其風則蜉蝣刺昭公好奢候人刺近小人鳲鳩刺用心不一至共公侵刻下民曹人疾之而思治之下泉與匪風並作人心居今而思古此豳詩

之所以救檜曹也周公遭變陳后稷公劉王業之艱難於是有七月之詩鴟鴞則公居東遺王以明其志東山則公東征三年而歸以勞其勞而破斧伐柯九罭狼跋皆周人美周公以諷四國而達朝廷者也夫風始于二南迄于檜曹而變極矣天道不可以終變故以豳風殿之然則二南王豳皆周詩何以分曰風樂章南樂名豳亦樂名而周召王豳則其地之音也他國皆然故邶鄘衛同咏衛事魏唐同咏晉事非其音之有別奚弗合而一之夫二南文王之詩豳周公之詩欲救變而反之正非文王周公誰與歸此則聖人編詩之志也夫

今夫詩之厚人倫廣教化美風俗莫善于風而其正君臣和上下著興衰治亂之由莫重于雅雅亦樂章禮政有小大故雅亦有小大小雅先文以治內後武以治外治內則君懇誠樂下臣盡忠事上故以鹿鳴燕羣臣嘉賓爲首在國則燕之使還則勞之故次四牡遣使則送之以禮樂故次皇皇者華君臣既洽鄰國又睦乃可和燕兄弟故舊故次常棣伐木君能燕勞臣下臣亦歸美以報之故次天保內事治則當克詰戎兵以征不服故采薇以遣戍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故次魚

麗美萬物盛多可以告于神明而人得養其父母故次南陔白華言孝子相戒以養且潔白也萬物盛多人民忠孝則致時和歲豐故次華黍太平之君子樂與賢共故次南有嘉魚是以萬物由其道爲由庚極其高大爲崇丘生各得其宜爲由儀由是蓼蕭澤及四海湛露飲燕諸侯彤弓褒賜有功有功蒙賞惟才是用故次菁菁者莪可謂極盛矣此正雅也宣王中興北伐則有六月南征則有采芑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則有車攻吉日安集萬民至于矜寡則有鴻雁然末而德衰衰有其漸故次庭燎美且箴之箴之不改而規之規之

不悟而誨之誨之不從而刺之故次沔水鶴鳴祈父賢人去故次白駒禮教不行室家相棄故次黃鳥我行其野然而斯干考室無羊考牧宣豈厲幽比哉周室亡於幽王故自節南山以下至何草不黃皆為幽王作也家父作誦以究王訩為節南山哀民無祿為正月后黨專權讒自上天為十月之交小人專恣覆滅周宗為雨無正小旻刺王謀之不臧小宛傷天命之將去太子之傅作小弁大夫傷於讒作巧言蘇公刺暴公作何人斯寺人傷於讒作巷伯由是俗薄而朋友道絕為谷風孝子不得終養為蓼莪譚大夫告病為大東貪殘構禍為四

月役使不均爲北山大夫之賢者悔將小人作無將大
車悔仕亂世作小明刺其荒樂而懷古樂作鼓鐘因而
思古祭祀爲楚茨疆理稼穡爲信南山爲甫田爲大田
瞻彼洛矣思明王之賞罰裳裳者華思仕者之世祿君
臣上下動無禮文故刺以桑扈思賢君奉養有節故刺
以鴛鴦諸公刺其暴戾無親爲頍弁大夫刺疾妒爲車
舝刺信讒爲青蠅衛武公作賓之初筵以戒沈湎而魚
藻采菽陳前王居鎬京朝諸侯以刺之至角弓作而骨
肉怨菀柳作而諸侯不朝故都人士思行歸于周之民
望不可得而采綠刺怨曠黍苗刺無膏潤隰桑刺君子

在野原夫亂所從生由于幽后白華所以刺也微臣刺亂而作緜蠻大夫刺棄禮而作瓠葉朝野上下紀綱蕩然戎狄交侵師旅並起中國背叛因之饑饉故次以漸漸之石苕之華何草不黃而周室東遷等於列國矣大雅起自文王至文王有聲標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首文王言受命造周次大明言天復命武王溯文王之興由太王故次緜文王能官人故次棫樸既言任臣之力又述受祖之休故次旱麓又稱其母之賢以成其聖故次思齊文王既聖世修其德天使之代殷故次皇矣既聖能代澤及鳥獸故次靈臺武王聖德繼文故次

下武繼其功伐故次文王有聲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次生民以尊祖行葦言世篤忠厚旣醉言人皆醉飽有士君子之行旣得太平又能持盈守成故次鳧鷖次假樂以嘉成王召康公懼其盈也述公劉之厚于民以戒之又戒之以泂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卷阿言求賢用吉士此文武成王之正雅也民勞以下爲厲宣幽作而雅變矣民勞作于召穆公板作于凡伯蕩作于召穆公傷周室大壞抑作于衛武公亦以自警桑柔作于芮良夫皆所以著流彘之禍端也宣王承厲王之烈遇災而懼側身修行仍叔作雲漢以美之尹吉甫美其建國

親侯褒賞申伯故作崧高任賢仕能周室中興故作烝民能錫命諸侯故作韓奕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故作江漢召穆公美其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故作常武是猶變之正也幽王大壞凡伯刺之爲瞻卬以長舌爲厲階爲召旻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覩小雅諸篇有呼天長號之象焉然則正雅之爲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雖或上取下就其大較然也而變雅之大小亦卽所刺譏者之重輕爲區别耳正義云大雅廣遠而疏朗宏大體以明責小雅躁急而局促多憂傷而怨誹蓋亦當於音節閒求之

風雅有正變有美刺頌者容也專美盛德之形容以其
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周頌周公所作祭宗廟之盛歌文
王之德莫重於清廟太平告文王故次以維天之命文
王道可爲法政教清明武王象其伐以制樂歌故次維
清奏象舞成王卽政諸侯助祭故次烈文道爲諸侯所
法可以追祀先王先公故次天作人本於祖推以配天
旣祀於廟又嘗郊祀天地故次昊天有成命祀文王於
明堂故次我將巡狩告祭柴望故次時邁武王繼文上
帝是皇故祀之以執競武王執競致牟麥之瑞推后稷
以配天故次思文牟麥爲豐年之瑞故遣助祭諸侯於

廟歌臣工自天降康因春夏祈穀而致福故歌噫嘻二王之後來助祭故歌振鷺秋冬報祀故次豐年既獲年豐天下和樂合諸侯奏而聽之故次有瞽萬物得所信及魚鼈季冬薦魚春獻鮪故次潛備物致孝享上下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故歌雝以禘太祖諸侯始見於武王廟故次載見微子來見祖廟故次有客於是奏大武以示諸侯故次武武武王之大事周之最盛者也然未身致太平嗣王幼沖朝廟謀事羣臣進戒故次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先朝廟而後諮謀君訪聞而臣進戒事之次也臣既進謀君又求助故次小毖因而致敬民神春

祈秋報於社稷故次載芟良耜旣年豐民安可以祭祀祭則有明日之繹以致胡考故次絲衣以繹靈星之尸祭之全也然天下所以年豐壽考本以文王得用師之道武王克定厥家封功臣陟四嶽祀河海故告成大武爲酌講武類禡爲桓大封於廟爲賚巡狩祀河嶽爲般周頌皆太平之歌告神之事要以盛者爲先書傳云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可以知其辭之篤矣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勲成王命魯得郊禘故聖人錄其頌同於王者之後頌作於僖公之世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之

以公遵伯禽之法覽儉愛民牧於坰野故以駉爲首君臣有道穀詒孫子故次有駜能修泮宮故次泮水能復周公之宇故以閟宮終焉商頌存于宋昔正考甫校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爲首至聖人則僅存其五那祀成湯烈祖祀中宗元鳥祀高宗祀當爲祫長發頌高宗之大禘殷武述其征伐荆楚修治寢室皆爲高宗作亦足以存一代之典章矣風雅頌皆周詩也而以魯商頌附焉亦猶書之存費秦二誓也聖人之有深意也

毛詩爲入塾首授之經有至壯盛而不能舉其篇目者況古義乎是說合小序鄭譜仿周易序卦說文系

述之例融會全經蟬聯珠貫無罅論無剿說課蒙士者允宜家置一篇 本驥拜讀

春秋說

易書詩禮聖人贊訂刪考獨以史文次春秋而曰作何也曰本舊史徵者顯之繁者約之常者刊之異者表之無一字無關於義法卽無非聖人手筆所裁所以文成數萬其指數千雖謂夏五郭公爲聖人所作可也春秋何以必當作曰易書詩禮各有體裁各有指歸理相通而義弗貫文甚切而事無徵春秋則括易書詩禮之要指而明著之後世者也易言天道非春秋無以章之人事書紀帝王非春秋無以延衰周詩關風化非春秋無以示懲勸禮嚴紀綱非春秋無以明是非考得失是故

春秋有五始而易之四德著矣春秋主魯史而書之稱周公者有逑矣春秋存王迹而詩之由變而亡者可續矣春秋詳於朝聘征伐會盟婚葬之典而周禮盡在矣是則易書詩禮者春秋之典據春秋者易書詩禮之規則也子曰文王旣没文不在玆乎又曰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此春秋之所以作也其書辭事立見無深文奥筆無須作傳中有未著所由者卽自注明如以成宋亂用致夫人宋災故之類故讀春秋者如無傳焉左氏卻恥足恭恥匿怨之君子故其論斷皆衷於聖人且親見晉乘楚檮杌故能言之鑿鑿若謂孔子

見百二十國寶書則左氏亦當見之何以晉楚而外他國皆不能詳也公羊氏穀梁氏於左氏傳外不能別有記述是又在左氏後矣然謂讀春秋者可無傳不得謂三傳之無所窺測於春秋也夫孔子之作春秋與伏羲文王之作易周公之制禮無異参之易書詩禮以讀春秋而聖人垂萬世法之苦衷昭然若揭矣莊子出子夏之門人言春秋有所授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若三傳者無乃辯乎

春秋傳說

易之有象禮之有記後人發明易禮之義在作者之聖

原無待於發明而後可埀世立教也聖人作春秋亦猶是也使預留作傳地以待有傳而後明則春秋爲隱語故曰無須作傳然則啖趙不信夾谷郤萊揖對之事歟陽子不信隱公之攝趙盾許止之說爲得其實乎是又不然蓋舍傳而經自明證之傳而經義愈章也夾谷之會齊人歸田聖人原不自表其功然謂過化存神一言不發而田自來歸有是理乎隱公不書卽位者不行卽位之禮攝可知矣而謂傳言攝位爲非也趙盾許止之弑聖人豈虛被以首惡大逆而盾名復見於經許悼公書葬非寬盾而赦止正以明其不親弑而必書弑之故

是何也人臣無將將則必誅肴心乎弒而假手於穿是
後世司馬昭朱溫之流安得不書弒親有疾飲藥子先
嘗之止進藥而殺其父雖非有心然其父實死於止之
藥安得不書弒律於殺人者以主使抵罪父母無誤殺
之寬條卽此義也凡傳所言經皆有之廢傳不信經亦
難通故曰舍傳而經自明證之傳而經義愈章也

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朱子之論甚當若謂因史文
次春秋絕無褒諱抑損是斷爛朝報也若云口誅筆
伐攄二百四十年南面之權是素王自詡也患在未
熟復經文耳此文可謂抉經之心 洪稚存

禮記說

周禮爲典章儀禮爲節文所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經聖人考訂與弟子講明而切究之其時七十子之徒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又有明堂陰陽記等篇凡二百十四篇戴德删爲八十五篇爲大戴記戴聖又删爲四十九篇爲小戴記今所傳禮記是也非特中庸大學爲聖道之淵源其餘四十七篇亦皆修己治人達天道順人情之大要是周禮儀禮爲制作之迹而記則其精義與易書詩春秋並列爲經宜矣然其中尙有後人竄入怪誕駁雜之辭如孔氏三世出妻殯于五父之

衛及防墓不修皆爲誣蔑聖人月令之命太尉舉長大務搏執嚴斷刑皆秦法文王世子之周公踐阼爲新莽所增禮運之四靈以爲畜禮器之升中于天明堂位之稱周公爲天子魯爲王禮坊記之引論語及與孟子卒表記之義道以霸儒行之毀方瓦合皆文之害於義者不可爲訓而大戴記之夏小正古於月令其諸侯遷廟諸侯釁廟投壺公冠皆古禮經遺文又禮三本保傅五帝德帝繫曾子十篇皆有可采若以補小戴之未足則禮記於是乎全且夫古之學者豈猶是誦詩讀書尋章摘句剿說綴文而已哉將以求立身體道齊治均平之

業必畢生遵一於禮由少小以迄成人由冠昏以至朝聘射鄉由儀文度數之著以達於天人性命之微皆於是書取資焉不可斯須去身者也而其辭義之害理而傷道者尚可過而存之乎夫大學明德親民止於至善中庸之篤恭以契上天之載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聖賢相傳即在記禮之說則古人為學入德之途舍禮何以哉

天理人欲說

樂記云滅天理而窮人欲理欲之說自此始然尚非對舉蓋理有文理條理實義修理疏理虛義孟子所謂理

義則理即禮也從無以天理爲心性者理與不理對凡紊亂皆其反面欲與惡對天理人欲對舉自宋儒始後乃以理氣對舉因而有性理之稱至謂理在太極之前是道之外又有理焉且謂微妙難名吾不知本何經也夫古之所謂理爲文理條理皆主禮節而言自清談名理而理已虛渺後儒益深其說易啓人蔑視禮法之意故不可以不辨

陳義甚高持論甚正非疑且僭也愚意以儀禮立學官而以記附焉聽學者之決擇如三傳之從春秋亦此義也　錢竹汀先生

周禮九兩說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注兩猶耦也繫聯綴也疏謂王者於邦國之中立法使諸侯與民相合耦而聯綴不使離散葢取二耜爲耦之意蒙以爲兩卽易之比卦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親者親其民也牧守土牧民魏氏校云諸侯各有分地世養其民是也似不必拘定八命作牧而以諸侯爲長與疏所引大夫稱長諸侯稱君之義不合諸侯有土地上卿有爵位故曰以地以貴且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又以監爲諸侯引梓材王啟監爲證亦非書本義夫以邦國建侯

立法無庸廣及八州八命作牧以功德加命兼統一州非僅以地得民蓋監卽長也此言長而彼言監者此以國君之下莫貴於長彼因下有設其參故以天子所使大夫監其國者爲監在三卿之上也牧卽邦國所建之牧長亦如都鄙所建之長王畿侯國皆上卿也師儒亦非諸侯之師氏保氏教者必有師師必德行足以教民者通天地人曰儒所以使民知倫紀禮樂者也宗以族得民爲立大宗小宗俾民敬宗收族大夫稱主先鄭云有采地能布其利於民且主對臣僕言九職所謂臣妾閑民詩所謂亞旅彊以皆利於得主者故曰以利得民

吏羣吏治事者注小吏在鄉邑者亦在其中友卽師友之友任卽六行中之任所謂朋友有信若孟子出入相友謂同井友愛之意與相助相扶持略同非謂朋友也藪注云有虞守其材物疏謂上八者皆據人而言此獨言民所居之處恐無是文法且藪亦難該括山澤于寶云宜作叟必非無因考工記注轂空壺中爲衆輻所趨者曰藪藪爲材物之所聚亦當指人言集註以爲富室以富得民卽司徒保息六曰安富之義王氏與之曰民心無常離合易聚牧長主吏藪以繫其身師儒以繫其心宗友以繫其親朋然後相親相遜相安相樂雖有變

故亦固結而不可解自九兩廢而人心離曾子所謂上失其道而民散也蒙按封建之法莫先井田不曰君而曰牧者牧養斯民也以貴得民者君子治野人野人養君子也次設學校師儒者庠序之教也宗以聯其天屬之親主以合其人偶之衆而禮俗善矣佐牧長之政惟吏輔師儒之化惟友濟宗主之窮惟藪則井田學校禮俗無不法制相維恩誼相洽兩以建之而德不孤槩以親之而情不乖比之時義大矣哉

郊社有尸說

古稱祭祀惟人鬼有尸謂以後人之血氣追先人之精

神其論篤矣然節服氏郊祀送逆尸士師祀五帝則沃尸又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國語晉祀夏郊董伯爲尸虞夏傳舜入唐郊丹朱爲尸禮注周公祭太山以太公爲尸五祀行中霤門戸竈亦皆有尸又本經冡人祭墓爲尸張子謂郊祀爲尸五帝爲五人帝之尸然夏郊鯀而董巳姓非鯀後也士師爲亳社尸太公爲太山尸冡人爲墓尸即以其官與諸侯則亦未見天神地示之無尸也春官言尸出入令奏肆夏又逆粢盛送逆尸沃尸盥皆承大祭言曲禮孔疏天子祭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皆有尸是也先王之制祭祀也索之冥冥必求

之昭昭恐以虛無浩渺致精意不專故郊祀皆以人鬼配以爲自外入者無主不止又必立之尸使心目中若或相之若或饗之古者宗廟之尸一人至周旅酬六尸可知外祭之必有尸不必爲人鬼之後也惟其義之足以相感者卜一人爲之以象神所以答祭者之精誠使如在之敬有所棲泊焉耳于此見仁人饗帝孝子饗親之誠

祀天地用尸說

有尸則有祼獻而經獨於宗廟之祭言祼甚悉說者因謂外祭不設尸然大宗伯有祀大神祭大示涖玉鬯之

文禮記云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鬯人有社壝用大罍等語則天地之祭亦未始不用鬯矣但不祼耳蓋祼者築鬱於鬯而鬻之於室中灌地以降神求諸陰之義故享鬼用祼神示昭著上下非求諸幽特以秬鬯歆格而奠之所謂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先儒謂四圭有邸兩圭有邸與祼圭有瓚並列邸亦當如瓚可盛鬯者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圭以璧爲邸璋有邸而射亦猶是也蓋邸者當也瓚則有龍口以注地邸以奠瓚以灌故瓚又言以祼賓客璋邸射又言以造贈賓客也且經言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又言四圭有邸

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若非禮神之玉與奠瘞之玉不幾疑無可置頓乎蓋禮天者實於燔柴以升其氣禮地者瘞之使其氣下達有邸之器則主瘞者所將以歆神示不以燔瘞也陳氏汲云宗伯所謂蒼璧黃琮即典瑞所謂四圭兩圭蒼黃言其色四兩言其形夫璧圓而琮八方圭則上銳安能合而言之趙氏溥謂天以璧爲邸地以琮爲邸植於神座前易氏祓謂四圭尺有二寸而邸於璧兩圭五寸而邸於琮五禮通考謂四圭四面各一圭以蒼璧爲趺兩圭前後各一圭以黃琮爲趺皆强合爲一器而禮文爲錯出由求其體而不察其用也

至後鄭謂蒼璧爲冬至圜丘祀昊天上帝四圭爲夏正郊天祭感生帝黃琮祭崑崙兩圭祭神州之神則又本讖緯而强分之其說更不足辨矣

社祭后土說

鄭志答趙商云句龍本后土後遷爲社王大封先告后土元云后土土神不言后土社也又答田瓊云后土古之官名死爲社而祭之故曰后土社句龍爲土官後轉爲社世人謂爲后土無可怪桼左傳共工氏子曰句龍爲后土戴記共工氏之霸九州其子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此鄭所本也古人皇天后土嘗並舉一言天

神一言地元非自句龍始有后土之名也郊社並重則郊爲圜丘社爲方澤鼓人云以靁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靁鼓靈鼓之見於大司樂者圜丘方澤也大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與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對舉圜丘祀皇天方澤祀后土不待辨而明矣在上古后土爲司土之官死而食於社以義相從猶之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周棄亦爲稷死皆食於稷稷古田正之官謂社非土神將稷非田神乎古初立官如句芒蓐收元冥祝融其名各如其物死卽祀爲貴神不必歧而二之曰遷曰轉誤矣但經多錯舉或言社或言地元或言后土亦如郊

或言祀上帝或言祀天隨文見義耳至社有方丘大社
王社勝國之社亦如郊有圜丘及四郊四類之別也圜
丘方澤惟二至祭之祈穀大雩明堂大饗帝則在四郊
祀后土則在大社大社在庫門之内右附以稷者若云
后土非社則未聞更立后土之神於何所也若云社非
土神則未聞社字從土從示而又為何神也至注云后
土黎所食者左傳黎為祝融句龍為后土殊不合賈疏
云黎兼后土無據鄭蓋本史記顓頊命北正黎以司地
也是又未嘗不以后土為地矣五禮通考大示即地示
地示即后土對天神而言則曰地示以其尊於五土之

示而君之故曰大示曰后土是也至謂王者尊天而親地郊與明堂皆祀天而莫尊於郊方澤與社皆祭地而莫親於社故天子一歲祭天凡四地雖止夏日方澤一祭他如載芟春祈良耜秋報豐年秋冬報孟冬大割祠與夫軍旅會同田獵災眚皆有事於社葢祭社亦是祭地故曰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其義甚精然謂郊社並舉天舉所尊地舉所親社非方丘之祭地則拘矣王氏應雷汪氏紱皆謂大社卽方澤汪氏克寬謂社者地示之別祭而亦禮之大者如召誥丁巳用牲於郊戊午社於親邑可見郊以明天道社以神地道爲並重也必謂

言社不指方丘之祭是猶謂后土非地示也古人立言隨文見義當以意會如郊社對舉社非方澤而何社稷並稱社非王社國社而何是祭地有大小皆可言社也

分祀合祀說

經多言祀上帝而不及后土豈詳於南郊而不詳北郊乎蓋地可統於天猶之后可統於王也專祀地者祇夏至方澤祀天則圜丘明堂元日祈穀孟夏大雩季秋大饗及大旅大類皆祀上帝上帝之祀百神皆從地示當亦在其中猶之王之祭祀賓客后皆與焉者也然謂地示從祀則可謂天地合祭則不可東坡奏引虞書肆類

周書柴望爲天地合祭以昊天有成命一章序言郊祀天地爲據朱子言天地定不是合祭禮經會元言詩序謂祭天地皆歌此詩何嘗言其合祭羅泌謂序言天而并及地猶言父者并及母且詩亦言文武受命不詳言天并不及稷蕊謂郊天祭地皆可歌耳五禮通考引孔疏云經不言地序知其因此二祭而作故具言之其意甚明又引陳氏禮書宋黄復明夏言數合祭之說尤詳崇按六宗四望有專祀豈王者父天母地地元反無專祀乎况大宗伯有蒼璧黄琮之禮典瑞有四圭兩圭之祀大司樂有圜丘方澤各奏之樂與戴記燔柴泰壇瘞

埋泰折同爲分祭之權證汪氏克寬謂祀天可並及地而其統則兼體不遺禮地雖不可屈天而其實則尊歸於一可謂得制禮之遺意所以經文祀地與祀天對舉或以社稷與上帝對舉或言祀天而該祀地中庸所謂郊社之禮以祀上帝與周禮之言上帝而容有后土者同也方氏苞曰經文彼此互見昊天上帝别見於司服司裘以未見禋祀故於大宗伯職揭之五帝同用禋祀别見於大司寇故宗伯職畧焉圜丘方澤别見於大司樂四圭祀天兩圭祀地别見於典瑞宗伯職不舉方澤泰考可知羣儒乃謂古無方澤之祭誤矣

禘祫說

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方氏集注謂四時常祭之外莫重於祫禘莫多於月祭肆獻謂祫祼謂禘饋食謂月祭若注疏則當曰以祼肆獻饋食享先王不當分而爲二也考注云肆進所解牲體謂薦熟食獻獻醴謂薦血腥祭必先祼灌以鬯鬯謂始獻尸求神後乃薦腥薦熟逆言者與下共文祫言肆獻祼禘言饋食著有黍稷互相備也此語極得古經簡奧之精其分爲二亦猶柴燎升煙本一事經分爲三疏所謂事列於卑祀義全於昊天作文之義也若不分爲二烏知爲禘

祫二大祭乎但漢儒多據緯說五年一禘祭感生之帝爲夏正郊天則周宗廟之禘爲小於祫故有祫五齊禘四齊之說且謂三年喪畢明年春禘於羣廟爲終禘練祭遷廟時爲始禘喪中吉祭用大夫饋食禮此雖非始禘其以禘次於祫以饋食屬禘說蓋本此蒙按大傳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異於時禘其禮實重於祫獻之屬莫重於祼求神於始祖之先則祼獻以通幽合漢爲尤重矣以肆獻祼享先王非禘而何公羊傳祫合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禮同於禘特不追太祖之自出太祖得正東向之位

義重合食以饋食享先王非祫而何司尊彝追享朝享先鄭亦以禘祫爲次蓋祭皆追遠禘尤追遠中之遠故曰追享朝謂祫祭則太祖之子孫無論已毀未毀皆得朝於太祖而合食也肆獻祼饋食分言之爲互相備合言之爲六享皆然若謂意有偏主將禋燎者不實柴貍沈者不血祭乎集注月祭朔奠之禮數而略固可不言亦不得列祠禴嘗烝之上且天子宗廟之祭未有自饋食始者蓋注疏之失在祫禘倒置不在分而爲二也漢張純曰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祫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

序飲食也五禮通考謂周宗廟一歲六祭仲春祠孟夏禘仲夏禴仲秋嘗孟冬祫仲冬烝禘祫爲四時之閒祀蓋本橫渠張子禘也祫也郊也必歲有之以明鄭氏從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非至鄭氏三禘之說天神主北辰地祇主崑崙人鬼主后稷因謂禘大於郊其謬不待辨而明矣

時禘說

通典曰有虞氏四時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夏商因之蓋本王制所載天子諸侯宗廟之祭與祭統所云祭有四時礿禘陽義嘗烝陰義禘者陽之盛嘗

者陰之盛故莫重於禘嘗王制又云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注謂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蒙謂文有順逆禮無先後諸侯之下於天子在省一祭而禘閒歲一祫耳要之禘為時享祫對犆言皆非殷祭可知虞夏商之禘祫即在四時祭祀之中其禘爲祭始祖所自出祫爲合祭未祧已祧之主則自有虞氏亦然矣周公以爲郊配稷而禘及俈列之時祭于禮爲輕合祭羣廟三時行之于禮爲繁自當改爲閒祀以禘爲追享祫爲朝享祀春禴夏嘗秋

烝冬為時享追享陽之盛在禴夏之前為四月朝享陰之盛在嘗秋之後為十月祠禴嘗烝在四仲詳見夏官禮記莫重於禘嘗及禘嘗之義皆指追享朝享而言然周禮一書不明言禘祫而但云追享朝享者緣虞夏以來傳襲已久言禘則疑為時禘言祫則習聞嘗烝之祫故必大變其文也然禴祠烝嘗僅見天保之詩其他記禮之書固言礿禘嘗烝且邦國所行尚仍其舊如改正朔建子而幽風猶言夏正周禮多言正歲也春秋常事不書所書必其失禮者然有禘嘗烝而無祠禴蓋禮秉周而名多從舊矣礿與禴同薄祭也不王不禘大祭也

夏商因禘在夏而春爲歲始故礿於春周因禘於孟夏改夏祭從禴而春爲祠爲盛禮不可亟舉也祫近於烝功臣皆與自禘祫爲間祀而祠禴嘗烝皆恒矣喪三年不祭喪畢而行時祭必舉盛典故有吉禘及晉人禘祀之說公羊傳五年而再殷祭特就春秋所書約略計之不知周禮明明曰四時之間祀又焉有年數之疏闊乎春秋所書大事有事自是追享朝享餘皆時享之失禮者耳商以前時享以禘爲大祭每禘必祫故長發詩相土阿衡並稱卽盤庚所謂大饗於先王也周禘不祫來雝惟云燕及皇天以明不王不禘之義商周雅頌得其

大意如昊天有成命爲郊祀詩不似漢唐樂府字句帖切而眞意反不存也禘說文從示帝聲是也漢張純諦昭穆尊卑之說方性夫遞及始祖自出之說固不確郎五禮通考以爲享帝之祭如虞夏禘黃帝殷周禘帝告皆自諸侯爲天子始得追祀五帝其義似精而適足啟太微五帝之精及三禘之妄說不知周以前禘爲時享之大祭周則易其名爲追享而禘于羣廟者仍爲時祭義之輕重不嫌同辭若以字從帝從示遂謂必非時祭以駁王制祭統則諦捂等字之從帝者又何關於五帝乎

諸侯饗王說

大行人所載王饗諸侯之禮甚悉掌客所云王合諸侯而饗禮具十有二牢則爲諸侯饗王若春秋傳鄭伯享王于闕也葢周之大禮不過十二天之數也雖曰二王之後賓而不臣至于饗禮九獻食禮九舉亦云足矣盡取備物以予之又何以加于此乎諸侯長十有再獻明謂上公之獻王也王巡狩殷國注云殷國者王不巡守而六服盡朝非也殷國卽殷同巡守而會諸侯于方嶽故云國君膳以牲犢百官百牲皆具如會于王而饗王之禮也曰國君不曰諸侯指所至之國而言至王不

巡守之說謂以喪疾不行然疾已喪畢自可行之不宜更曠其期至十有二年之久且王果喪疾又不應日覲四方諸侯也況巡守者巡所守也豈可以諸侯之朝代哉六服之君無歲不朝以圖事比功又一歲而徧召之義無所取

祼賓客說

祼者王以圭瓚酌鬯后以璋瓚酌鬯授尸灌地降神先求諸陰故用之於內祭而不用之於外祭小宗伯辨六彝以待祼將辨六尊以待賓客疏言司尊彝不見爲賓客陳六尊此兼言賓則在廟饗賓時陳六尊亦依祭祀

四時所用大宰注云王作王禮諸侯之酢爵王朝諸侯立依前南面禮之於阼階上疏云禮之爲祼諸侯也典瑞云祼主有瓚以祼賓客賓客亦祼將者禮賓必於廟灌以降神臨之以先王之義非以酌臣也注言爵行曰灌疏言生人飲酒亦曰祼非也諸家皆謂賓客之祼王不親酌大宗伯代之本大宗伯職言大賓客則攝而載祼然其義承上王后而言載之言再也大行人惟上公再祼餘皆一祼不祼再祼則有后祼之禮是大宗伯之攝攝后也后不親祼以賓非尸别嫌明微之道也他如小宰凡賓客贊祼言凡則知言大者專指上公也至小

宗伯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果肆師大賓客筵齎贊果將鬱人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凡祼玉濯之陳之以贊祼事詔祼將之儀與其節皆無言佐大宗伯者王之親祼可知也注疏乃謂攝酌獻而拜送豈王之酌獻反重於拜送乎由不守灌地降神之義故辭多遷就然則饗禮九獻后皆亞王行禮獨可親乎曰祼禮親授獻禮不親授也内宰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謂佐后也然大祭祀王后不與則大宗伯攝而薦豆籩若饗賓而不與亦當攝之不言可知諸家必謂王不親酌者謂祼者尊賓如神君不酌臣至獻酬則可酌耳案郊特牲云

諸侯爲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古天子之命諸侯也必稱先王以示孝治天下之意祼行於朝禮之後凜然載見求章昭考穆考實式憑依灌以求神亦使賓默達此意於祖宗王何不可親酌之有明日乃饗於廟烹大牢以飲賓尚服脩奏三夏以訓共儉饗畢而燕於寢其牲狗行一獻四舉旅無算爵以示慈惠使勝夫爲獻主臣不敢與君亢禮焉蓋在廟告先王之子孫故祼饗略如祭祀之儀在朝則明君臣之分恩義秩然五禮通考云覲禮不及禮賓之節其在內祖請事之後歟覲享與大饗皆在廟以神明臨之故獻必先祼內宰疏云后之祼

者饗燕亦與焉是也獻之屬莫重於祼大饗者賓客之大禮注疏於經言賓客之祼事皆以禮賓當之而不及大饗殊爲未備王昭禹曰大享之禮惟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先王以待賓客所以致敬而神之不知非奉賓客爲神乃以祖宗之神臨賓客即商書所謂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意也

祼賓亦是告於鬼神此義精甚　段懋堂

世婦說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注漢始大長秋等亦用士八人賈

馬皆云奄卿也注猶疑辭義疏則直以爲皆奄矣周官奄之有爵者只內小臣上士四人然猶屬于內宰而統于太宰防微杜漸之意嚴矣使周官而有奄卿倍于六卿不亦害於義而妨于治乎蓋每宮卿大夫士即宮中之賢女主祭祀之事以詔王后之禮重祭事故優其爵且以爲內宗外宗之長或謂即卿大夫士之妻夫王朝六卿六宮當十二卿已難具數宿戒比具共齍亦非諸命婦之事又明云比外內命婦相外內宗則非命婦可知且使卿大夫士之妻舍其祭服朝服大帶蘋蘩之纖日夕備官王宮大非治體爲是說者弗思耳矣然則何

以知其女官也曰凡職內有奚女者皆不以士大夫爲之官名世婦又云每官不言可知葢春官之世婦卽天官之世婦彼不言數謂有德者充之此則擇其尤賢者予以爵而董其事故其所司略同以祭祀喪紀之重故詳于春官而又列其名于天官者明冢宰得兼統之也寺人祭祀喪紀賓客之事帥女官而致于有司佐世婦治禮事注有司謂宮卿世婦世婦二十七世婦歧而二之誤矣然則世婦之數不浮于二十七乎曰記所云注亦謂夏殷之制卽以二十七大夫論周官之中下大夫且百餘人矣

世婦之說前人未免害理得此可以渙然氷釋矣段
懋堂

婦人無外事而王后有好事於四方有好令于卿大夫有哭諸侯之事世婦弔臨于卿大夫之喪女卿從世婦弔臨寺人則凡內人弔臨于外帥而往內宗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好事好令注言后族親所善者往問慰之至于哭諸侯則言諸侯薨于王國者弔臨則或言王遣或后遣諸侯之薨王服弔服緦衰而已后又弔臨之哭之亦非正位乎內之義若婦御弔臨外喪尤大非宜先王制禮必不遠于人情諸侯之薨令宮中羣而哭之

果何爲者卿大夫之喪宰夫與職喪治之肆師相其禮
王親弔之爲服錫衰疑衰亦巳至矣又遣婦御弔臨殊
無謂且奚不遣外官也叢謂所哭諸侯必后之父與兄
弟內人弔臨者亦卽其人之父與兄弟雖婦人內夫家
外父母家未始不可伸其情也然內宗掌之寺人帥之
女御御之宮卿世婦又云凡內事有達于外官者掌之
此亦達于外官之大端掌則司其可不行止也男女內
外之别甚其嚴哉若然則所稱王后有攢事于婦人先
鄭以爲爵婦人後鄭以爲拜謝諸侯夫人之弔大喪者
婦人無爵從夫之爵諸侯夫人亦無奔王喪之禮則攢

事亦必其母若姨或王之世母叔母之屬也

所哭諸侯必后之父與兄弟內人弔臨者亦卽其人之父與兄確不可易 段懋堂

六書轉注說

六書者造字之本闕一則造字不備六者相因而不相同也然五書易明而轉注難識說文前叙所云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其義確不可移易徐楚金乃謂者耆耋壽耄孝子養老皆是若松栢等皆木之別名同受意於木江河同受名於水此與形聲何異是轉注爲贅文矣且比之醫家鬼疰不亦異乎周禮注疏乃云文意

相受左右相注正徐氏所謂左回爲考右回爲老爲委巷之言也然則轉注當如何曰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象形處事會意諧聲皆不能該無論假借考老之外如在存同爲在載哉同爲始之類若宮之爲室室之爲宮亦形聲而非轉注也徐氏謂散言之曰形聲總言之曰轉注誤矣即如處事與會意亦須別白處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及一二三皆是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止戈爲武十口爲古皿蟲爲蠱之類皆有誼理存焉形聲由象形來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山水皆是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譬謂聲也江河松

栢之屬周禮疏云形聲有六體有左形右聲右形左聲上形下聲下形上聲內形外聲外形內聲詳矣然豈能分出爲轉注乎且轉注與假借兼以字義造字轉注從形以通義假借從聲以通義故假借曰本無其事依聲託事令長是也而字之孳爲無窮矣或謂轉注之字太少何弗合併於形聲乎余謂轉注實非諧聲亦非會意不得不單立一門古人立言行事不肯苟且牽就大率如此卽以五百四十部而論有數十百文居一部者亦有一二文居一部者後人乃强合之韻部亦然日趨簡便此古人所以不可及也

人生墮地而有聲能言而聲益繁形形色色事事物物動於意必發於聲聖人因聲以成文因文以生字有形可象則象形無形而有事可指則指事無形與事而有意則會合其意此三者皆可爲建類之首其同一類而稱名各别者則諧聲以别之其同一類而意義無殊者則轉注以明之其意義小殊而有聲無字者則假借而用之凡言之有聲者皆可宣之以字有字而聲傳雖不言亦傳矣每造一字音義即具字中諦審可知無庸更作解說轉注其尤著者也

六書精蘊同文備考諸書詳言之此論可補前人之

黓廣平亦曾留意於此嘗謂假借者假其義而不變其聲轉注者轉其聲而尚存其義如商本商度之商假而爲宮商惡本善惡之惡其惡可惡轉注爲憎惡未識有當否　廣平拜讀

鬯人句讀說

鬯非酒也特秬黍之汁且灌和以鬱亦必以醆沸之故齊浴喪溯之事皆用秬鬯祭天地不合鬱貫其質也其重於浴溯者盛以彝而奠以圭也社壝用大罍盛鬯多以奠其壝禜門用瓢持以沃門齎廟用脩脩滌古字通盜貯鬯以滌爵掌者因謂其器曰滌故齎於宗廟所謂

水在洗東也承滌水而棄之曰洗牊㽅以待洗曰滌皆祭器之以用爲名者大射儀宿視滌注溉器此滌盎濯除宗廟亦可用之且薦腥時王親洗肝於㽅而燔之以制於主前曰制祭必此㽅而非鬱㽅也齋謂用多當須牊更別於祼也山川四方用蜃蜃若今大螺杯或以蜃飾者掌蜃祭祀共蜃器之蜃祼事用概者血祭禜祭疈沈疈辜雖用㽅皆無將受之儀祼則宗廟賓客之事也概以木爲之牊㽅以待築鬻者也取灌溉之義概脩必別者重祼事也疈事用散無飾曰散容五升亦取其多舊以禜門用瓢齎爲句杜子春讀齎爲粢粢盛也鄭康

成讀爲齊謂劑秖令齊如二君說齋字皆贊廟用脩注脩讀爲卣卣中尊獻象之屬謂始禘時自饋食始用中尊雖費參攷或有傳授然旣爲中尊卽當屬司尊彝且脩卣通用別無可證下文脩酌爲滌酌爾雅蓨爲蓧脩滌通用禮經頗有鬯如米瀋微有香氣可釁可浴則滌爵鼻用鬯可知卽鬱人祼事沃盥亦當用秬鬯也注讀祼爲埋謂字之誤然薶祭山林則已用屋矣鄭特以祼在鬱人不宜見此夫鬯之和鬱必築而鬻之肆師司其事鬱人和以實彝則鬯人豫以概盛未和之鬯所必然矣按詩秬鬯一卣注謂鬯爲香草築煮合而鬱之曰鬯

箋謂秬鬯黑黍酒謂之鬯者芬香條鬯鬯非草名是也

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之鐎

中停於祭前鬱爲草若蘭爾雅翼云是鬱金草和酒令

黃如金故謂之黃流五禮通考謂必和鬱而後謂之鬯

使秬鬯鬱鬯無別鬯人鬱人無異掌皆由不知秬鬯卽

元酒故耳

秬鬯卽元酒

周禮一書無元酒禮記元酒在室後鄭注云元酒卽明

水司烜注云明水以爲元酒今以三禮參攷元酒明水

實非一物元酒追古初質淡之原爲誼至大周公何不

設官職其陳設之事乎且禮記注疏謂鬱鬯在室中而元酒配之則記何不言鬱鬯在室乃於始灌之齊獨言配尊乎案明水以方諸取於月蓋露也故曰明而五齊皆以涗元酒則微有酒之質而非水元色黑而非明較然也蓋鬯以秬黍汁爲之秬黑黍也元酒卽鬯無疑肆師鬱人鬯人皆司其物可知周公之重此元酒也而記之元酒在室卽爲秬鬯矣以芬香條暢言曰鬯以質色言曰元酒以築鬻而涗泲言曰鬱鬯五齊三酒以是爲最尊記稱秬鬯以事上帝則祭天以元酒矣其在宗廟天子以祼諸侯以奠少牢特牲禮得設之而不酹冠昬

禮則用醴矣

此篇有折衷昔賢之論者有直抒心得者斷於經義有當而無所容心焉朱子謂周禮爲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讀者明是精粗之理則名物象數同條共貫矣　許秋巖先生